

梁晓声知青小说的青春叙事相关分析

朱妍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摘要：知青是我国过去特殊历史年代的产物，他们代表了红色革命时代的集体记忆。知青一代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同时在理想主义的影响下走进边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革命理想主义接班人的身份被剥夺。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迫切需要某种精神对他们失落、失望、迷茫的心境进行填补，同时验证他们的忠诚。梁晓声知青文学中，通过青春叙事方式，对知青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情和死亡、青春无悔等主题进行阐述，对知青们的热血青春的激情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真正验证了青春无悔。

关键词：梁晓声；知青小说；青春叙事；分析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8.048

引言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大量的城市青年被下方到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梁晓声就是其中之一。在返城之后，梁晓声创作了大量的知青小说，其中包含《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雪城》等。在他们的小说里摒弃了青春里的私人化属性，更多的是以社会属性对青春印迹进行歌颂，通过崇高美学风格、无悔精神对北大荒知青悲壮青春历程进行赞颂。现实中的阵痛经验是怎样与文学创作中的青春无悔形成非逻辑的逻辑的，需要通过对梁晓声知青小说的研究进行探讨和总结。

一、人生理想与英雄情结

在文学叙述中，青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年轻人出入社会，受到瞬息万变复杂社会的影响，他们往往需要按照社会既定的规约对自己塑形。因此，青春不仅具有很强的私人性，而且更加体现了较强的社会性。年轻人只有从私人性向社会性进行转变后，才能真正成长^[1]。人们走过青春历程进入中年，往往只会对私人性的青春记忆进行追忆，且往往会忽略青春记忆里的社会性属性。这是文学作品中青春叙事的普遍现象。而知青小说的创作，是基于特殊年代中特殊群体——知青的青春记忆，在该类小说中的青春叙事中，更加倾向于对理想主义精神的阐述，充分体现了时代意义。在知青的整个青春历程中，充斥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与知青文化属性紧密相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至高无上，对知青整个青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知青青春里的理想主义有效推动了知青一代人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在现实生活中转变为一场群体的社会运动。在知青整个

青春历程中，理想主义是远远高于个性而存在，对知青来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律令。而理想主义一旦与国家呼吁相结合，会形成一种群体理想，并通过国家某项决议透射到这个群体的所有个体认知中，并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某项运动方式将其现实化。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在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个体会主动把类似于个体的主体类型作为知道自己思想、行为的教旨，并在此目标指引下努力^[2]。由此可见，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而知青的青春脱离了原本的私人性、隐秘性属性，而是与理想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与知青的社会身份存在很大关系。很多知青原来的身份就是老三届、红卫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知青们从小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对共产主义理想绝对认同，立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由此可见，在知青群体中，他们自始至终接收的认知里没有私人性的属性，全部都是社会性的，深刻受到群体激情红色革命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在他们的整个青春历程中生根发芽，并指引他们利用直觉、情感对感知这个世界并做出判断，而非理性。这一时期的年轻人正好遇到国家大规模的青年运动，在国家号召下走入农村，挥洒青春和生命，以彰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在这场青春仪式里，有的仅仅是青春社会性，而完全看到私人性数学概念，革命理想的继承完全替代了个人化的青春成长。在这种背景下，梁晓声的知青小说里，仅仅能够看到对无怨无悔青春的赞歌，而没有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怨悔。梁晓声是北大荒知青的代表之一，在他知青小说里，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年代知青们青春无悔的印证，也侧面反映出知青在梁晓声心目中的伟岸形象。在他的小说里充分展示了在北大荒那个恶

劣的现实环境中，知青们战天斗地、继往开来的北大荒精神，充分体现了北大荒知青文学的两面叙事特征。这一特点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里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小说中，对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进行形象标会，在充斥着死亡气息、多年无人敢问津的鬼沼，日本关东军试图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农场，但是“他们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副指导员李晓燕从小受到文革影响，社会责任感较强，为了征服这片土地，毅然带领先遣小队进入鬼沼，开始了艰苦的开拓事业。在这里，梁晓声利用卓越的理想对阵恶劣的环境，通过环境的恶劣凸显人物的艰苦卓越，这是一种反差叙事方式。知青们利用自己青春热血，书写无悔青春，刻画向死而生的理想品格，这是梁晓声对崇高美学的歌颂^[3]。在恶劣自然环境下不仅裹挟死亡气息，同时往往也是英雄诞生的时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形象，是人们的精神诉求，被人们赋予超人的想象成分。在梁晓声知青小说中，英雄主要是为集体与国家利益无私奉献的模范精神，是一种集体自觉的形态。在当时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青春最好涅槃就是英雄主义。例如，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摩尔人”王志刚在恶劣环境下与狼群恶斗，舍弃小我，为战友存留生机；《今夜有暴风雪》刘迈克舍弃生命，咬住导火线，避免了灾难发生；《白桦林作证》中的邹心萍，即使面临人生中的种种磨难，但是仍然义无反顾的承担所有重担。梁晓声在这些知青小说中，树立了很多的英雄形象，他们都为了保存集体利益，而义无反顾的舍弃自我，赋予了知青主体时代性、超时代性的双面特征，谱写悲壮的青春无悔赞歌。

二、爱情与死亡

在《雪城》这一小说中，描绘了二十万知青前返城后，整日淹没于琐碎生活中，崇高理想被现实所冲击，但是还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青春污染造就的理想主义激情，即使显现实生活很残酷，但是他们仍然保持良好的人格、人性，对青春无悔的浪漫激情进行延续，这是伴随知青一生的集体无意识。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常常通过描绘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来烘托知青们的崇高青春和理想，真正验证青春无悔^[4]。但是在知青小说中，知青们不仅要面临生存环境的“现实阵痛”，同时还伴随爱情、死亡，作者用这种现实阵痛，来对青春无悔进行反衬，更加深刻的印证知青青春无悔。在梁晓声

的知青小说里，知青们的爱情脱离了凡俗的小情小爱，而是把爱情与革命志同道合的神圣理想进行紧密结合，形成一种精神幻化，这种爱情脱离了低级趣味，为知青艰苦岁月增添了纯真且崇高的精魂。爱情主题充斥在梁晓声几乎所有的知青小说里，对人物命运产生纠葛，但是往往以悲剧收尾，这也是那个时代现实阵痛的真实写照^[5]。

《今夜有暴风雪》中，吴亚茹与裴晓云都深爱着知青排长曹铁强，但是吴亚茹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害死了裴晓云，难以获得自己和曹铁强原谅，永远的失去了爱情，形单影只的返城；裴晓云在暴风雪到来的夜晚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并满怀期待地等着爱人曹铁强的到来，然而她没有等到曹铁强，自己却在暴风雪中英勇殉职。在她弥留之际，仿佛看到了曹铁强来接她，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微笑。爱情最终也以悲剧告终。在梁晓声的小说叙事模式中，通过“青春+爱情”对现实阵痛进行描绘，在这种背景下爱情的不如意反而更加能够印证青春无悔的理想主义^[6]。但爱情叙事仅仅能够代表知青生活的日常，属于青春的慰藉品，难以达到青春无悔的高度。青春无悔，就是虽然在经历青春过程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回忆青春时却依然能够产生甘之如饴的领悟。在梁晓声的作品中，知青们不仅具有献身荒原的决心，同时还具有接受悲壮死亡的勇气，也对青春无悔进行了终极证明，是英雄主义破茧成蝶的最高形式。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王志刚、李晓燕、裴晓云、刘迈克等都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死去，他们的青春赞歌画上句号。在小说中，梁晓声认为这是一种崇高的青春序曲，为了理想而舍弃肉体生命是合情的、合理的。这是梁晓声的死亡美学叙事，是为了理想主义而引起肉体死亡的过程。这种叙事模式存在一定的错误倾向，梁晓声在小说作品创作中，明显透漏对死亡的态度，即对死亡这件事情不重视，人为为国献身是历史荣光，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甚至认为死亡才能表达忠诚的最高方式，才能对青春无悔进行验证。在小说中，国家、集体、理想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个人情感、利益、生命被淹没在其中，个体死亡被梁晓声赋予崇高意识形态的效用^[7]。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受到那个年代的影响，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理想的集体意识下，任何形式的死亡都可以被反复赞颂，被认为是伟大壮举，知青的无故受难被美化成为国家、为集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而

个体生命、独立思考被有意识的剥离，且被牺牲自我、奉献祖国的青春无悔的价值取向所替代。

三、无悔的苦难青春

梁晓声知青小说，充斥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对北大荒牺牲精神进行追崇。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群不惧生死、为国献身的英雄形象，展现他们悲壮无悔的青春年华。但是却忽略了对时代本身的反思，把悲壮的青春、自己的牺牲作为新的光荣。但这种思想脱离了客观历史和现实，仅仅是一种美学符号，缺乏人文主义的反思和关怀。而梁晓声一再唱响理想主义清歌，将之与一代人青春无悔的说法同化，是有一定的原因的^[8]。

梁晓声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生活的苦难教会了他坚强隐忍。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讲有关英雄的历史故事，对梁晓声文学启蒙、对忠诚的认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对其对集体、国家、民族的拥护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国家上山下乡运动号召下，他带着赤诚之心进入北大荒，开启自己的知青生活。但是梁晓声不是普通的知青，他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为了防止苏联对我国边境的突袭和武装入侵而屯垦戍边的阵地，是国家下设的机关单位，所以被派遣到兵团的知青与普通的“插队知青”有着天壤之别，领的是‘国家工资’，实际是农场职工，待遇一般好于插队。兵团知青有着固定工资，有归属单位，因此往往拥有一些优越感，甚至是被羡慕的对象^[9]。由此可见，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青春无悔的来源，作为兵团知青，梁晓声作品中人物多为战士、队长、连长等身份，而插队知青的史铁生等作家，人物多农民、知青；而且北大荒的知青们只需要与恶劣自然环境做抗争，而不需要与当地居民发生利益冲突。人与自然的强弱悬殊所形成的泾渭分明的对峙，使他们完全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拧成一股绳，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努力去开辟一片美好的天空，所以他们的理想是简单的，也是纯粹的，而人定胜天的信念，本身的属性就带有青春和感性的特质，也含有悲壮的美学气质。兵团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拥有对革命延续的荣耀，所以兵团知青群体出身较好，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程度较为接近，所以可以形成志同道合的默契，为兵团知青们的青春无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插队知青身份、下方环境差异性表达，难以形成共同体结盟，且还会受到当地人的孤立、隔阂，不仅要对恶劣环

境斗争，还会与当地人产生利益纠葛等，导致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质疑甚至埋怨。所以插队知青们的文学书写，总是充斥着伤痕、苦难、孤独和批判，这也是知青文学在风格上一分为二的原因所在^[10]。

结语

知青时代已经结束，随着国家政治转型、意识形态的缓和，知青经历的磨难、返城后的心理和现状，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不乏诉苦的知青创作和赞颂理想主义的知青文学。关于梁晓声青春无悔的证词，总是一直饱受着学界争论，成为热点现象。在研究知青文学时，不能仅仅局限在知青历史的反思和文化批判层面，而是需要超越历史和现实，对文学审美功能进行挖掘，领悟人世间的真善美，给予生命以启迪，赋予生命价值和意义，这才是梁晓声文学创造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江涛. 重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青春叙事[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3(06): 117-123.
- [2] 李东芳. 浅议梁晓声知青小说的精神价值[J]. 关东学刊, 2019, (04): 136-139.
- [3] 施新佳, 魏国岩. 梁晓声知青小说的精神情怀与历史反思[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3): 72-77.
- [4] 梁齐双, 曲竟玮. 一曲失真的青春颂歌——梁晓声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的电影改编[J]. 文教资料, 2018, (08): 12-13+83.
- [5] 武孟超. 梁晓声北大荒知青小说论[D].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7.
- [6] 闫姗姗. 新时期黑龙江知青成长小说的身份认同研究[D].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6.
- [7] 于树军. 论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特质的成因[J]. 唐都学刊, 2014, 30(04): 62-67.
- [8] 于树军. 谈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反思性问题[J]. 唐都学刊, 2013, 29(05): 116-121.
- [9] 车红梅. 梁晓声北大荒知青小说的理想主义叙事[J]. 求索, 2013, (01): 147-149+108.
- [10] 刘春辉. 典型的过渡性作家与过渡性文本——梁晓声小说创作论[D]. 山东师范大学, 2010.